



# 育萬物

陈习文·著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
山西人民出版社

晋  
高  
拾  
遗

陈习文·著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
山西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耆旧拾遗 / 陈习文著. ——太原：山西人民出版社，  
2014. 5

ISBN 978-7-203-08534-8

I. ①耆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80201 号

### 耆旧拾遗

---

著 者：陈习文

责任编辑：高美然

装帧设计：叶 正 赵晓琳

---

出版者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：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：030012

发行营销：0351-4922220 4955996 4956039

0351-4922127(传真) 4956038(邮购)

E-mail : sxskeb@163.com 发行部

sxskeb@126.com 总编室

---

网 址：[www.sxskeb.com](http://www.sxskeb.com)

---

经 销 者：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---

承 印 者：山西省煤炭地质制图印务中心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：14.75

字 数：150 千字

印 数：1—500 册

版 次：2014 年 5 月 第 1 版

印 次：2014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203-08534-8

定 价：60.0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往事如烟

一長歌當哭憶雙親

## 一、我的家世

我的家庭也居山西省平陸縣東部邊陲，  
~~東臨垣曲縣~~一個名叫七泉的山村，東臨  
垣曲縣五福澗村，西北、東北分別與夏  
縣西北庄和東北庄毗鄰。古屬平陸縣管  
轄。全村常居人丁近千口，是平陸縣城  
東門一個最大村。因村裏讀書人多，  
地靈人杰，且出過不少文化名人，因而，  
向有“文明村”之美稱。

作者手迹

## 序 言

本书所披露的其中两篇是沉痛的记忆，都是纪实性的。文中所涉及的人物、事件，都是笔者亲身经历，或亲耳所闻，个别消息，是从平陆三区“五·二六”事件后所印的《简报》上看到的。只因年代久远，笔者当时年龄又小，对事物的分辨能力也十分幼稚，误听、误记或漏记现象势所难免，即使有偏颇或失误，也请读者见谅。总之，为了还原所记人物之精神面貌，丰满其形象，对某些事件略加渲染，或适当增删，也是有的。不过，文章能将半个世纪前所发生的事件梗概，挂一漏万地奉献给后辈，除了以正视听，更期望不忘先驱们的革命精神，不可因在错误的年代，所造成的悲剧冤案，而对逝者予以曲解为幸。

文中所附的几篇碑文，其内容与前文大同小异，只不过体裁有别罢了。

书中所及两篇“山村轶闻”皆系七泉村和西北庄两村所发生，说是“轶闻”其实皆有原型可本。

陈习文

2014年3月

# 目 录

## 往事如烟

——长歌当哭忆双亲

一、我的家世 / 2	二、天性笃孝 / 11
三、登选村长 / 13	四、逃亡岁月 / 15
五、沦为亡国奴 / 21	六、教育救亡 / 28
七、“五·二六”惨案 / 34	八、“五·二六”贅补 / 46
九、蒙难“文革” / 51	十、平反昭雪 / 62
十一、沉痛与反思 / 66	

## 千秋丕范

——缅怀七泉村农会首任武委会主任张守规烈士

一、里巷誉赞 / 72	二、早年失怙 / 74
三、拯救病危 / 76	四、恤老怜贫 / 79
五、投身革命 / 81	六、险象环视 / 84
七、严惩汉奸 / 88	八、清财斗霸 / 93

九、“落水狗”上岸 / 95	十、夜半喋血 / 98
十一、全民公祭 / 100	十二、千秋丕范 / 103
十三、匪徒反扑 / 105	十四、后继佼佼 / 107
十五、土匪覆灭 / 114	十六、再拜恩公 / 117

### **碑文四则**

一、七泉村革命烈士纪念堂碑文 / 121
二、杨公讳受益老先生德行碑 / 123
三、郭彦章夫妇合葬墓之碑文 / 125
四、董清廉夫妇百年合葬墓之碑文 / 126

### **山村轶闻**

债济薛人 / 129	
一、宗爷 / 129	二、周光祖 / 132
三、马柳叶 / 139	四、情愫乍萌 / 147
五、人间织女 / 149	六、两情相悦 / 152
七、有情人终成眷属 / 157	八、家罹磨难 / 169
九、债济薛人 / 174	十、金牌微澜 / 177
刈麦奇缘 / 182	

### **后记**

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/ 209
-----------------

往事如烟

——长歌当哭忆双亲



## 一、我的家世

我的家庭世居山西省平陆县东部边陲。东临垣曲县五福涧，西北、东北分别与夏县西北庄和东北庄毗邻，古属平陆县第三区管辖，名曰七泉村。主村常居人丁近千口，是平陆县城出东门的一个最大村庄。因村里读书人多，人杰地灵，出过不少文化名人，因而向有“文明村”之美称。

我家高祖复兴公，生于道光五年（1825年），寿享48岁。系单传。

复兴公生有四男二女。四男：曰宗圣，宗器，宗图，宗堂。二女从略。

曾祖宗圣公，是我先祖海宴公之父。生于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年），寿享42岁，卒于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。生一子曰海宴。

先祖父海宴公，生于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。在同辈兄弟中，排行居长。甚至比其四叔父宗堂尚长4岁。单传。终身务农，至古稀而不辍。

祖父海宴公，共娶妻两房。长房段氏，合卺四十无出。

为继陈门香火，祖父又续娶夏县南上坪村刘氏夫人。刘氏中年嫠妇，改适陈门时尚带一女。于宣统元年(1909年)又生一女；民国元年(1912年)竟生一男，曰神安。是我父亲的兄长。

从此以后，刘氏好多年不曾生养。不料想，相隔六年，即民国八年(1919年)农历三月二十四日，又喜添一男，曰喜安，是我的先考公。

此时，刘氏已年届四秩，祖父已五秩晋五，家道殷实，用度无忧。

我的父亲，出生时为民国八年(1919年)三月二十四日。那天深夜，陈家院内，彻夜灯火通明，人声不息，直至次日清晨，方传出消息，海宴公二夫人刘氏喜产一男婴。继而，陈家一门，前庭后院喜讯遍传。合族老小无不欢欣雀跃。左邻右舍，女眷们摩肩接踵争先抢睹婴儿风采。看过以后，各个交口称赞婴儿贵相福泰。

晌午，陈家堂屋门上束了一把谷草，并系一条红布。这是告诫外人，家中有“坐月子”的。一月之内，生杂人员礼应避忌。

婴儿出生第三天，陈家大门额上又出现一面小红旗。这是宣示主家，婴儿弥月，高朋盛友前来道贺随礼、吃喜酒。

倏而，四月二十三日，婴儿弥月(男婴弥月，比女婴提

前一天)。一清早,陈家阖府好不忙碌。洒扫庭除,排席备宴,静候恭迎亲友芳邻。辰牌(7时—9时)时分,贺喜随礼的贵客,陆续临门。提篮的、捧酒的、拿炮仗的,应有尽有。女眷们大多夹着花布包袱。

庭院主房正面墙上,悬挂陈氏祖宗神主画轴。神主前摆一张长桌,上置诸多果品献供。东西厢房间系一条长绳,搭满了红红绿绿各色花布。绳下两张条桌,红色台布铺罩,上面堆积来客的礼品,有鸡蛋、猪肉、羊肉以及多样油炸果食。东西高空各悬一长幅布幛,其长九尺,一律取九阳吉数。东边一幅上,剪贴着斗方楷书“弄璋之喜”;西边一幅则是“富寿绵长”。其余短小条幅,无非是“喜添麟童”、“喜得贵子”等等。不过这些短小条幅,均未合九阳吉数,而是取“六六大顺”之吉,各长六尺。

一通炮仗响过,大院香雾弥漫中,段氏夫人相伴刘氏夫人怀抱婴儿步下正屋前三级石阶,来到庭院。先是众女眷一拥上前,争睹婴儿。在一片赞颂声中,男客们也接踵而往。顿时,品评鹊起,有夸孩子白净,也有夸孩子福相。七嘴八舌,不一而足。

西北庄段氏娘舅,手捧一把“富贵长命”锁,银光耀眼,精巧绝伦,亲手套在婴儿颈项;南上坪刘氏舅家,捧上的是柄翠绿翡翠“玉麒麟”,上镌小篆“永言吉祥”四字,玲珑剔透,巧夺天工。刘家娘舅接过小外甥,亲手套在婴

儿颈项。又外加一双银手镯，小巧纤细，制作精良，戴在婴儿小手上。

接下来，该给孩子取名字。众客们各抒心怀，一阵热议过后，最终采纳南上坪刘舅意见——名“喜安”，昵称“喜娃”而拍案敲定，意取“喜庆、平安”之意。既符合族谱同辈“安”字字派，又连乃兄“神安”名字。众客无不交口称妙。

午牌(11时—13时)，众客入席开宴。女客们被安置在堂屋；男客则一律坐在庭院。酒菜上齐，客人推杯交盏热闹非凡。人不算多，但猜枚行令、觞行酬劝之声，倒也喜盈庭院。把一个陈家大院，闹腾得红火了一整天。直至申末酉初，众客才陆续散去。

婴儿刚过弥月的第二天，大儿子神安，自大门外蹦进院里，嘴里直嚷：“门外有一讨吃的瞎子。”段氏妈妈出门，见是个算命先生，先生左手举着竹竿，上挂一帘白布招儿，还写着字。段氏虽不认识字，不过她认定是算命先生。刘氏夫人听说有算命的，就让段氏领其进院，要他看看婴儿喜娃的命相如何。

先生问过喜娃生辰八字，刘氏报以“己未年三月二十四日亥时”。先生伸出右手，揣摸了一会婴儿骨相，便拇指掐中指来回掐了几遍，又将孩子两手反复揣摸足有一袋烟工夫，终于开口说话：“己未，是天上火，乃野草之羊。孩

子一生，立性方正，聪颖拔萃，温良恭谦，善与人交，但柔弱有余，阳刚欠足。至于为人处世，心地和善，乖巧机敏，功名显达。日生，财帛满盈，夜生，衣食中平。只是这三月生人难免……”先生再也不肯明言。

刘氏忙追问：“请先生直言，难免什么？”

先生一味搪塞，还是不肯明言，甚至旁顾而言他。终究拗不过刘氏夫人再三追问，先生只说：“孩子生得天庭饱满，应该衣禄无忧，只是少年有磨难，中年多坎坷，至于晚年，恕在下无能，实难推算了。”

刘氏心里忐忑不安，还想恳求先生指明，看有无避忌之法。先生连连摇头说：“命由天定，非人力可以更动！”

刘氏只好给了卦金，又赏了先生一顿饭，打发得先生喜喜欢欢地出门去了。

我的父亲喜安，有个大他 7 岁的兄长神安，还有两个同母姐姐。虽说父亲不是段氏亲生，可是，全家大小，都对父亲昵亲非常。因我父亲生得白白净净，且又聪明机灵，念书勤奋，特别招人喜爱。见了年长的，“叔”、“婶”直呼，遇到平辈的，“哥”、“姐”连称，就是邻人见到，谁都想抱抱亲亲。

父亲生在板荡年代，尽管国民不幸，但陈家产业还算殷实。有土地 50 多亩，房屋 30 多间，占有两合庭院。常年雇有一个长工。衣食无忧，日子也算滋润，在贫瘠的山区，

够得上殷实之家了。

海宴公年近六旬，却不辍劳作，勤于稼穑，终年守着一群山羊，四野放牧。尤其暮年又添麟儿，更是对其喜爱有加。两位夫人，无分亲疏，总是抢着喂养、争着搂抱喜娃。父亲天生纯孝，对两位母亲，不分彼此，一样亲昵，一样孝奉。

父亲7岁，进学就读。启蒙读物，就是《三字经》。“黄香温席”、“王祥卧冰”、“丁兰刻母”等，凡是先生讲过的奉亲掌故，他都耳熟能详，铭记不忘。先生是位老学究，说起二十四孝，总是滔滔不绝，讲得声色并茂。先生本就至孝，身体力行。父亲耳濡目染，受其影响颇深。所以，对父母孝顺、对长者谦恭，深得人们加爱，也就理所当然了。在校勤奋攻读，课余时间常常跟着老父亲海宴公上山放牧，手不离书，口诵心惟，朝斯夕斯。放羊时，他总让老父歇着，自己跑前跑后来回赶羊。

白天上完课，晚上在家，温故习新，勤于课业。夜深了，两个妈妈厮守陪伴。灯干了，再添油，困乏了，冷水浇浇头，反正，先生讲过的书，不背个滚瓜烂熟，决不罢休。每当考试，常常名列前茅。先生称赞他勤奋，亲朋夸奖其聪明。然而这聪明和勤奋背后，隐藏着几多苦卓，却只有两个母亲心知肚明。

民国二十年（1931年），我父亲13岁，便和我的母

亲成婚。我母亲段氏，比父亲年长两岁。他们两个都还是未谙世事的孩提，被封建社会过早地“捆绑”成夫妻，对于陈家来说，与其说是娶个媳妇，毋宁说又添个闺女。然而，他们正是我的父亲、母亲。

我的母亲段氏，讳春朵，幼出夏县西北庄首富豪门。外祖父段宗汉，有两房妻室。长房杨氏生四女两男。我的母亲生于民国六年即 1917 年 5 月 29 日，在弟妹中排行居长，其余依次为玉贞（小名冉冉）、九朵、玉昆、玉林、英珍（小名玉铎）。至于二房胡氏，则终身无出。



陈俊夫人段氏于 1959 年  
9 月 3 日留影于临汾

封建社会，重男轻女。尽管外祖父家资丰盈，且知书达理，却不曾供给三个女儿念一天书，只有排行四、五的两个男孩念书。六女英珍最小，赶在民国末年才念了几天小学。至于我母亲从未接受过文化教育，形势逼迫，倒成了个典型的家庭主妇，练就了一手勤俭持家的本领，在以后的半生生涯中，勇挑家庭重担，不失为我父亲的贤内助。

我父亲和母亲少年成婚，两个尚在年少的顽童，未谙世事就被包办结为连理，可是我年迈的爷爷奶奶，却觉得家庭充盈欢乐，既添了生气，更添了希望，了却了老年人的一桩心事。

孰料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患。人生不如意事常有八九。当我父母亲尚未欣享天伦时，灾难骤然地降落在他们的头上。

民国二十一年，我父亲仅 14 岁。这年农历六月初三，我的爷爷撒手人寰，且尸骨无存。

这天上午，爷爷赶着羊群在村北后沟放牧，上天骤降暴雨。爷爷明知河沟避雨是一大禁忌，可是爷爷为了顾及其他羊工，极力吆喝同牧伙伴赶羊上坡。年青的羊工们，个个腿脚麻利，人赶羊群很快撤离河沟。我爷爷只迟行了一步，一股迅雷贯耳的山洪冲来，将他逼退到一处狭窄的孤岛上，难以脱身。倏而，滔天洪峰漫沟盖地，我不曾谋面的爷爷，就这样被山洪吞没，离世时刚满古稀。

直到初四，山洪才退去。陈氏合族及亲朋好友，都聚集七泉村，沿七泉小河两岸搜寻爷爷尸体，终日无果。初五、初六两日，几乎动用了全村青壮年人力，一直沿祁家河河沟，寻找 20 华里开外的黄河岸边，仍然杳无踪迹。贴出悬赏告示，亦无回应。无奈之下，让银匠打造一尊银像，充作爷爷遗骸，埋葬了事。

此年乃 1932 年。大伯神安，年 20 岁，却不会理家。爸爸年 14 岁，还在念小学。爷爷一歿，陈家犹如船值中流而檣倾桅折，撇下两个孀居奶奶，领着一家大小，苦撑基业。生计之艰就不言而喻了。

这也许就应了算命先生的口实，是父亲少年第一难吧！